

于揚和他親人的生命故事（上）

· 高興華 ·

由一件飛行衣說起

民國一〇六年五月，我將于盟勝、王露茜夫妻委託處理的飛行衣捐給了空軍軍史館，這件飛行衣的主人是空軍官校第二十八期畢業的于揚，他是于盟勝的大哥。

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，任一大隊九中隊駕駛的于揚（註一），自臺中水湳機場駕C-47型三八八號機起飛，練習海洋低空飛行，然因機件故障，飛機墜於苗栗白沙屯附近海中，除副駕駛逃生獲救外，于揚與通信士雷瑛、射擊士周智士三人殉職。



于揚入伍受訓照片。

于揚的家世

于揚民國十六年出生，山東臨淄縣人，世為望族，其父于文源，山東齊魯醫學院畢業，在齊魯醫學院求學時，是國家百米短跑的代表隊隊員，曾參加在東京、馬尼拉舉行的亞洲運動會。因就學期間成績優異，留校在醫學院的附設醫院行醫，曾任麻瘋病院副院長。日寇入侵中華民國之後，從軍報國，任成都沙河鋪空軍軍醫訓練班班長（註二），抗戰勝利後於民國三十六年五月，任昆明第二空軍醫院院長，同年八月調任杭州空軍官校勤務處醫院院長，來臺後任空軍訓練司令部醫務科長，後調任空軍總部軍醫處技術科長，上校退役。

于母聶玉鳳（來臺後改名聶儀亭），山東臨淄縣人，北師大畢業，曾任杭州民生中學校長，來臺後在省立岡山中學任教，民國六十年屆齡退休。大姊于賽華畢業於大陸時期的中央大學，二弟于維杰臺灣師範大學畢業，成功大學教授退休，三弟于維哲海



于文源全家福（于揚為後排左一）。

軍機校畢業、中山科學院退休，妹于棣華高雄醫學院畢業，曾去哈佛行醫，又在加拿大拿到醫學博士，在美加地區工作了二十三年之後退休返臺，曾在高雄醫學院大學附設醫院、成大醫院、天津醫學院工作。四弟于盟勝政大畢業、成功大學教授退休，于家實為書香門第人家。

于揚成為空軍人的歷程

于揚的母親抗戰時帶著長女于賽華，長子于維鈞（于揚的本名）、次子于維杰、三子于維哲先到西安。民國二十六年次女于棣華在西安出生，

在當地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，于母一人帶著五個孩子，或坐大卡車、或換乘火車，歷經千里跋涉，才到達四川成都與夫婿于文源團圓，一家人住在成都東門外舊名為五顯廟的地方。

關於「五顯廟」，網路上有如下
的訊息：清道光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年），曾在這裡修了一座不大的廟宇，名叫五顯廟。有廟宇，便有香火，引來的便是善男信女，而後，這裡便形成了一個道路從中間穿過的場鎮，是東門外的熱鬧地界。民國初年人們嫌棄五顯廟的名字不雅，有悖民國新風，於是在一九一五年更名為「萬年場」，以求萬年平安。亂世哪來的萬年平安！果然抗戰時期，為了方便躲避警報，不少城裡人搬到萬年場來居住（註三）。于家最小的孩子于盟勝（于盟勝的哥哥們命名時，第二字都是維，但父母希望同盟國快點取得勝利，便將之命名盟勝），於民國三十一年出生在舊名五顯廟的萬年場。

日寇以強大的兵力侵華，處在當時那個動盪歲月中的于家人，同許許多多苦難的中國人一樣，逃離故鄉，歷經千辛萬苦，輾轉遷徙，才在大後方的四川找到落腳之地。身在異鄉的于家人，對於烽火連天的家鄉，只能將無盡的思念，暫存心田；對於燒殺

擄掠的日本鬼子，國仇家恨湧上心頭，在「誓將日寇打敗，讓國家民族復興」的信念影響下，于文源的長子于維鈞國小畢業後，在成都報考空軍幼校第二期，錄取後，於民國三十年秋到成都灌縣的蒲陽場空幼入學。

民國三十二年某夜，因衛兵趁同學熟睡之際，溜進幼二期寢室偷走了一個內務箱，被同學發現後，眾人將衛兵毆打成傷，自此二期被戴上頑皮、好鬥的帽子，校方也覺得必須嚴加管束，後來出了個區隊長時常無端嚴厲責罰學生，甚至到欺壓虐待的地步（註四）。又某日，申振鵬同學被區隊長沒頭沒腦地痛打，申同學本能地回踢了一腳，學生打長官，豈有此理？申同學被明令開除（註五）。

部分區隊長們認為二期學生目中無人，自大自狂，非要嚴格整頓不可，而學生們也對部分實施高壓手段的區隊長們不滿，總想伺機報復。某天，一位孤兒出身的同學用計謀整了一位區隊長，他將中藥八豆放進那位區隊長的伙食中，讓他一直跑廁所、拉肚子，於是校方開始追查，因為那位同學是孤兒，于維鈞考慮到這件事若被校方查出來，他被退學後將無處可去，而自己的父親是警官，全家人又住在成都，情況比那同學要好太多了



《中央日報》刊登于維杰追念于揚的紀念文〈大哥〉。

，基於義氣，出面幫同學頂罪，向校方承認事情是他做的，因而被空軍幼校開除。

離開空幼的于維鈞，進入政府為流亡成都的山東籍學生所設立的國立六中就讀。民國三十三年初，日軍發動「一號作戰」，打通了平漢及粵漢線，一度攻抵獨山，對陪都重慶造成威脅，舉國震驚，政府當局發動了「十萬青年從軍」的號召，全國各地的愛國青年立刻踴躍參與。于維鈞報考空軍官校第二十七期，順利獲得錄取。據于維杰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刊登在《中央日報》副刊一篇名為〈大哥〉的文章中寫到：「最高領袖號召『有志青年要立志做飛行員』，大哥乃毅然報考空軍官校，事先他是嚴守秘密的，直到體格檢查和學科考試已順利通過，才將詳情告訴家中。」但在入伍生訓練時，又因為和訓練的教官發生摩擦，因而離開了入伍生總隊。熱愛飛行，立志要成為空軍

人的于維鈞，後來又準備投考空軍官校第二十八期，當時遭到雙親反對，于父告訴他：「我已交待體檢醫官，不會讓你體檢通過的，勸你還是死了這條心，準備去報考大學吧！」然執意要成為飛上藍天，作一名捍衛國家領空飛行員的于維鈞，報名投考空軍第二十八期時，心生一計，將原名于維鈞改為于揚，順利地通過了體檢、入學測驗，成為空官第二十八期的學生。父母見他如此執著，也就同意讓他去銅梁的空軍入伍生總隊接受入伍生訓練。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到翌年七月，于揚與其他兩百四十九位第二十八期的入伍生接受了各種訓練。

民國三十五年七月，離開銅梁入伍生總隊，與二十七期學長一同來到成都的大觀堰第三飛機廠舊址，進入機校代訓的飛行官生補習班，開始學習航空機械學術課程。同年十一月底，機校補習結業，轉入滑翔機訓練班受初級滑翔訓練。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又重返大觀堰，進一步研討機械知識，五月補習結束之後，六月時移到支機石街的通校代訓飛行官生補習班，加強數理、英文及無線電通訊等課目，十二月通校補習課程結束。此時，第二十八期入伍生人數已減為一百三十五人。民國三十七年元月由幼校二



空軍官校第二十八期畢業總成績第一名爲陳懷（學生列第一員），其後是于揚。

期畢業直升空官第二十八期的一百零八個學生，來到支機石街的飛行官生補習班，與第二十八期入伍生結訓的一百三十五人匯合，於二月二十二日，以整齊、挺勁的步伐，踏進了杭州笕橋空軍官校的大門（註六）。

校方宣布將於三月一日舉行入學測驗，當時有同學反對，大家私下耳語說著他們經過了學術科考試、體格檢查合格錄取，為何又要再考？有同學提議交白卷，結果只有于揚一人交白卷，因為沒有學科成績，被淘汰離校。他父親得知消息後很高興，要于揚準備報名考大學，但于揚仍然無意

願報考民間大學。七月五日，第二十八期初級飛行的第一課開始了，于揚求他父親讓他回官校學飛。當時于文源是空軍官校醫院的院長，看長子有如此堅定的信念，遂書寫簽呈給胡偉克校長，得知事情原委，考量為國學才，批准了于揚回校。當時已有兩人放單飛了，于揚在返回笕橋後，很短時間內也放單飛了。

俗話說：事不過三，性格直爽的山東大漢于維鈞（于揚），不僅過了三，且還能峰迴路轉，真是他人生歷程中的柳暗花明。

筆者在此補上兩個小插曲；其一：據于家人告訴我關於于揚童年時的一件往事，讓我深感于揚的人生遭遇頗為奇特。于揚在成都五顯廟讀小學時，某天，一老者路過他家，向路邊的人說他會看相，隨興給人看相，有幾位居民覺得老者所說的內容還很準，老者看到站在一旁的于揚，就向于母說：「這孩子命中怕水，要注意。」當時沒人在意，後來于揚曾和同學在河裏比賽游泳，看誰先游到對岸，于揚在水中因腿肚抽筋，見一漁船經過，就去扶著船舷，船主的孩子喊著：「爸，有人扒船。」漁夫以為有人在胡鬧，就用船槳去打于揚的頭，于揚被打昏，漂在水上，同學驚覺于揚

不見了，立即回頭在水面上尋找，將于揚救上岸來。其二：前些年于揚官校同期的鄒寶書將軍健在時，我曾多次向他請益，鄒將軍告訴我，兩岸恢復來往之後，臺灣的幼校、官校校友曾和當年留在大陸上的校友們舉辦過很多次的聯誼活動，經由雙方的交流才瞭解到，在幼校、官校時期，有些同學早已是中共地下黨黨員。而民國三十七年三月，第二十八期的入學測驗，有人提意繳白卷之事，是否為地下黨員想趁機製造事端？鄒將軍說：「事過多年，已無法查考了。」

走筆至此，不禁驚嘆連連：于揚啊！于揚！直爽如你，竟是如此飄浮在人生驚險的波濤上，卻又有驚無險的安然度過，得遂凌雲願，駕機一飛冲天，空際任迴旋。

舊紙片語中的親情與友情

于揚殉職後，與他曾在官校同期，後來在分科教育時發現患有風濕關節炎的疾病，因而退出第二十八期，後來轉入航炸第十九期的好友樊永澄，當時正在空軍新竹基地服務，知道于揚飛行失事，立刻寫信給時在臺北市和平東路師大國文系就讀的于維杰，告知他大哥于揚已殉職，以下是于維杰當年得知大哥于揚殉職後那兩周

所寫的日記內容：

于維杰日記

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

杰弟：我相信你是理智的，讓我告訴你一件上帝已經造成的事實，于揚在昨天上午飛行失事，我不希望你對既成的事實感到過份悲傷，我希望你能受得住刺激。

于揚留給你的神聖任務是要你安慰伯父母，望你能冷靜地、勇敢地去做，務使伯父母不要太難過，當然我也努力這樣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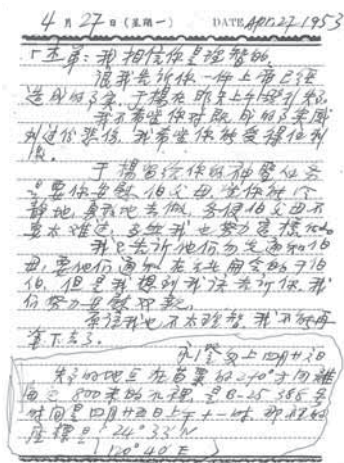
我已告訴他們勿先通知伯母，但是我想到我該先告訴你，我們努力安慰雙親。原諒我也不太理智，我不能再塗（應為糊塗）下去了。

永澄勿上四月二十六日

下了週會聽人說有我的信，我興高采烈的跑去拿來，出乎意外的竟是樊永澄來的信，拆開一看，天啊！大哥飛行失事殉職了。

我立刻感到周身的血液像是沸騰了似的，周身上下在發著高熱，有一說不出的麻木來，但我還是努力克制著我將要爆裂的情感。

同學們都跑來慰問我，最可恨的是有些人竟不相信，有的同學竟向我



樊永澄寫給于維杰的信。

說：「你哥哥死了，你怎樣不哭？」難道我情感竟會如此脆弱嗎？他們竟有如此的看法，真叫人啼笑皆非，哭有什麼用呢？難道眼淚能換回來失去的東西嗎？馬上趕到維魯處去，商量結果應先去新竹找樊永澄商量後再作決定。

人在倒霉時百事不順，趕到車站眼看一部車開了。到新竹機場適樊永澄不在，等至晚八時始返，相談之下，一切均已成事實，即寫信給哲弟及維烈哥，我因明天還要考試，故搭末班火車回臺北，魯哥則乘夜快車去岡山通知家中。

夜深人靜在火車上情緒較平靜，眼看人家兄弟在火車上相親相愛的樣子，心中真有種說不出的滋味，前幾天由高雄到馬公的輪船失事，死了數十人，我竟毫無感覺，其實每位死者都是和我一樣的有兄弟親人的啊！

于維杰日記

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

上午考聲韻學，心亂如麻，不知應如何下手好，結果亂抄一起繳卷了。無心準備明天的考試，下午與建昌一起去「雪山盟」，片子還不壞，其中所含的哲理之處尤多「智者縱然能洞悉一切，但他卻無法知道自己的時間，我相信自己是善良的，而我竟無法挽回自己的生命，上帝待人的卻也太不公平了」，值此大哥去世之際，能不令人感慨也。晚上給永澄寫信，寫了五張，仍感不能盡意。

于維杰日記

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三十日

下午接中國的空軍退稿，大哥死後我早便想寫信去要回來了，此正合我意。接樊永澄來信，謂B-25C388號同乘四人中，只Coptilot倖免於難，大哥、通訊士、射擊士三人殉職，原因至今不明，可能是超低空飛行時突遇發動機停車而致。

于維杰日記

民國四十二年五月四日

接到母親的來信，我太感動了，我從來沒有如此感動過，竟致我無法

提筆寫回信，大哥殉職，我既未能立即趕到岡山去看雙親，竟連一封慰問的信也沒有寫回去，這雖然受事實上的限制，但我總感到心中不安，我感到我對這件事的處理太低能了，茲恭錄原信以爲永久紀念：「維杰知悉：這件不幸的遭遇早已是意料中了，但是我想總是在反攻大陸的時候，沒想到他受了國家的栽培，毫無報效，就這樣無代價的犧牲了，母子之情能不痛心？但是不久以後我便想開了，我已將一切希望與遠景寄託在你們身上，想你們不會使我失望吧！考完你也不必回家了，我當做你哥哥仍在一大隊服務，忙的永遠沒有功夫回來，望你在校努力用功，小心愛護身體，這比你回家來看我一趟還好。你父親於二號赴花蓮查體去了，回來時要經過臺北，屆時當寫信通知你到車站去會他，餘不及談，母字五月三日」，我真擔心父親到花蓮去後家中這段空漠的日子將如此度過。晚上大禮堂有五文藝晚會，我沒有去看的心情。

于維杰日記

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五日

下第二節課遇見尹松青，她問我大哥出事情知道否？希望我想開點，雖是極淡淡的兩句話，但在我都是高

興的，的確我現在太需要友情的安慰了，哪怕是些微的一點點。自大哥死後，我一直感到生命是空虛的，好像吃飯、上課、睡眠、打球，一切全是爲了自己，原來決定戒菸的，現在卻無形中沖破了，而且吸得比從前厲害十倍，空下來幾乎是一支接一支，我怎麼會如此呢？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

註一：當時第一大隊已遷往臺南基地換裝噴射機，九中隊由第一聯隊直轄，後奉命改換爲第四中隊的番號，並於七月將B-25機組人員改隸至新竹的第八轟炸大隊，原九中隊的番號由戰鬥機部隊調入的人員換裝F-84G噴射機，重新組成戰鬥機部隊。

註二：參考溫德生所撰之〈中華民國航空醫學史〉。

註三：參考網址<https://knews.cc/zh-tw/news/mam6kvz.html>。

註四：參考《空軍幼年學校校史》第三十五頁，民國一〇二年九月出版。

註五：同註四。

註六：參考空軍官校第二十八期畢業紀念冊。